

为工作稳定 女子迎合上司司性骚扰

上海长宁区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张晓璐一直低着头回答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的讯问。

张晓璐是一个身材娇小、话语轻柔的女人,第一次看到她的人,都能感觉到她身上那种女性特有的温婉和贤淑。让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竟然会和长期骚扰她的老板上床拍“艳照”,然后用她掌握的艳照威胁、敲诈老板,把艳照当成自己稳定工作的筹码……

外乡女来沪求发展 苦苦寻觅发展机遇

今年37岁的张晓璐是湖北省襄樊市人。21年前,刚刚16岁、初中还没毕业的张晓璐就和几个小姐妹相约一起到外面的世界闯一片天地。繁华的“上海滩”,一直是她们心目中的首选。怀着满心的憧憬,张晓璐拿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就挥别家人,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张晓璐和小姐妹们还没找好落脚的地方,就拎着行李匆匆来到外滩。游轮、高楼、霓虹灯……眼前新奇的一切让这群小姑娘兴奋不已。那天晚上,张晓璐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立足,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随后,小姐妹们在一个小旅社暂时落脚,第二天,她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找工作了。由于学历和工作经验的局限,张晓璐不记得“碰壁”了多少次,而小姐妹们的遭遇也大同小异。大家心里渐渐明白,要在这样的大城市立足,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此后不久,其他几个小姐妹都找到了工作,高高兴兴地搬离了旅社,只有张晓璐依旧没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继续等待着时机。

但现实是无情的,张晓璐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渐渐花光了,思前想后,她决定先屈就一下,到一家饭店做服务员。由于饭店的工作需要每天起早贪黑,没过多久,张晓璐就“吃不消”离开了饭店,来到小姐妹工作的配件厂,做一些临时手工装配工作。

在张晓璐的辛苦打拼中,一转眼到了2000年。

一次朋友聚会,29岁的张晓璐认识了在同一个工厂工作的上海人陈浩然,两人聊得特别投缘。虽然陈浩然比张晓璐小5岁,但是他是个特别体贴的男人,在生活上给张晓璐无微不至的关爱。很快,两个有情人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幸福小家庭。

成家后的时间里,张晓璐当过保姆、清洁工、推销员……但是,做临时工微薄的收入,让张晓璐的心里很不满。其实,张晓璐心里很清楚,自己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平淡地活下去,她还在等待着发展的机会。

新公司里女职员频受老板“骚扰”

2008年7月,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张晓璐来到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做兼职。张晓璐要做的就是帮公司找一些临时的群众演员,她可以通过招揽的业务量获得相应提成工资。

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是相对于以前那些工作,现在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所以她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地穿梭于这个城市。

勤快的张晓璐很快就得到了公司老板周天翔的“肯定”,

他还特地找机会和张晓璐谈心,不过在谈心时周老板的眼睛总是直愣愣地盯着张晓璐,这让张晓璐觉得有些不自在,心里不禁打起冷战。其实,张晓璐早就听单位的同事说起这位63岁的老板留下的一些“风流债”,单位里有不少女同事也都被他“骚扰”过。

7月11日早上,张晓璐接到公司一个小姐妹冯雯雯的电话,电话中,冯雯雯告诉张晓璐,“‘老色狼’一直缠着我,要求我做他的情人,我拒绝了。他一怒之下就把我开除了。”

知道小姐妹的遭遇后,张晓璐不禁开始担忧,“我一直都不给他面子,接下来可能就轮到开除我了。”

张晓璐和冯雯雯合计了一个“好办法”,她让冯雯雯假装同意周天翔的交往要求,然后色诱他脱衣上床,拍一些裸照就可以威胁他。“我想,有了这些裸照,周天翔就不敢轻易地开除我们了。”

冯雯雯告诉张晓璐,自己根本不懂这种男女之间的性事。张晓璐安慰冯雯雯,“到时我和周天翔给你做个示范,你一定要悄悄在我们做示范的时候用手机拍下裸照。”听了张晓璐周密的计划,冯雯雯就欣然同意了。

姐妹预谋报复计划 色诱老板留“艳照”

商量好对策后,张晓璐先给周天翔打了个电话,她告诉周老板,自己已经给冯雯雯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冯雯雯终于同意了和他交往的要求。

当天晚上,冯雯雯她们和周天翔在一家酒店里订了一个包厢。饭桌上,张晓璐一直撮合冯雯雯和周天翔,还不停地给呆坐在一旁的冯雯雯使眼色。

酒足饭饱后,张晓璐和冯雯雯坐着周天翔的车,一起回到了公司。周天翔把两人带进了他在公司里的一个私人卧室。这个时候,张晓璐给了冯雯雯一个暗示:开始按照事先的计划行动。

按照事先的预谋,冯雯雯拿起张晓璐的手机开始拍起他们床上的亲热场面……

晚上到家后,张晓璐马上把十几张“艳照”导进老公玩游戏的电脑里,然后又把照片复制到一个U盘中,准备改天用这些“宝贝”找周天翔谈判。

关电脑前,张晓璐谨慎地把电脑桌面上的照片删除了。

丈夫发现妻子“艳照”上门闹事索“赔偿”

人算不如天算,张晓璐怎么也想不到事发生了。

丈夫陈浩然下班后,像往常一样开始玩网络游戏,在整理电脑时,他无意间发现电脑“回收站”里有几张照片。陈浩然好奇地打开,定睛一看,竟然是妻子和她的老板周天翔拍的裸照,陈浩然惊呆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求证,陈浩然马上给张晓璐打了个电话,询问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丈夫这么突兀的一个电话,让张晓璐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她怎么也不承认照片中的女人是她本人,而且嘱咐陈浩然:“你不要轻举妄动,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事等我回去了再和你解释。”说完,张晓璐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张晓璐来到老板的办公室,当时周天翔并不在公司,于是,她就拿走了一台索尼笔记本电脑,并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中,张晓璐告诉周天翔,她的手里有一些他们当晚

亲热的裸照,而且裸照已经被她丈夫发现了,她的丈夫准备到公司来找他算账。

周天翔回到公司后,看到纸条后开始坐立不安,裸照?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了不惹出事端,周天翔决定不再找张晓璐拿回电脑,他选择了息事宁人。

转眼几天过去,张晓璐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对这些艳照问题作出解释,陈浩然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戴绿帽子”。于是,陈浩然带着几个兄弟气冲冲地来到了张晓璐的公司,准备找“奸夫”周天翔算账。周天翔告诉陈浩然,当天晚上他和张晓璐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给别人做示范。这个解释陈浩然怎么也不相信,他的朋友威胁周天翔,要想解决问题就要拿30万元作补偿,否则就要公布“艳照”,让周天翔名声扫地……

强迫老板签合同钱 铛入狱

实际上,张晓璐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威胁周天翔,周天翔经常会在半夜里被一些莫名的电话惊醒。

今年8月1日,张晓璐来到公司要求周天翔支付工资,“张晓璐做的是兼职,根本就不存在工资,而且她也没有做出什么业务成绩。”周天翔觉得公司根本没有必要给她工资。但是,考虑到张晓璐的手里掌握着“艳照”,无奈之下,周天翔也只好自己拿了2000元给张晓璐。

“谁知,张晓璐拿了钱后,依然阴魂不散。”周天翔心里很清楚,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策。周天翔希望能永远地了结这件事,于是,他干脆主动找张晓璐谈判,“你要是真想了解这件事,除非给我一台摄像机和一台专业照相机,外加

和我签一年的正式工作合同。”

“你这是敲诈!”周天翔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晓璐又警告周天翔,如果他不愿意赔偿,她丈夫随时还会上门闹事的。听到这里,周天翔只好同意了张晓璐的要求。周天翔希望这样可以“破财消灾”,以后就不会再有不必要的麻烦了,他还让张晓璐写了一份和解协议书。

张晓璐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索要一些物质赔偿,她的初衷就是用“艳照”威胁周天翔,让他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样就可以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地被公司辞退了。

有了这样的目的,张晓璐哪里甘心就这样放过周天翔。8月15日,张晓璐又来到公司,她告诉周天翔,因为那些“艳照”的事,丈夫已经和她离婚了,她要周天翔和她签订一年的劳动合同,并赔偿1万元“精神损失费”。周天翔说什么也不肯和张晓璐订劳动合同,他告诉张晓璐愿支付1万元,一次性了结这件事。

张晓璐收下了1万元,并写下了一张收条,然后失望地离开了周天翔的办公室。周天翔意识到,张晓璐的贪婪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他害怕这样的讹诈将会无穷无尽,思前想后,他选择了报警自保。

刚刚准备离开公司的张晓璐,被赶来的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张晓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她告诉检察官,她本来只是想报复周天翔,用艳照来保住她现有的工作……

日前,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将犯罪嫌疑人张晓璐批准逮捕。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

丈夫濒临死亡 妻子为何拒绝治疗

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而下面将要讲述的却是一个寻常人无法想象的,关于生命的故事:正值壮年的李在县重伤后,因为亲人拒绝为其截肢,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截肢还是死亡,李在县的亲人给出了匪夷所思的答案。

拒绝截肢,妻子抛下重病丈夫玩失踪

湖南湘潭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有一名被抢救的病人名叫李在县。李在县住院时间不长,病情也不复杂,但在这里的医生护士眼中,他却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人。

原来,李在县住院之初,他的妻子吴洁云一直陪在他身边。但是,最近两天时间,吴洁云突然失去了踪影,李家其他的人也联系不上。医生告诉记者,几天前,吴洁云说要在家里筹钱,来医院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她给医院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和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开始的时候,院方还能够和她保持电话联系,最近两天,两个号码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听。

记者了解到,李在县在住院这段时间已经欠下医院五万多元费用。医生们怀疑吴洁云可能是想逃避欠债而玩起了失踪。很难相信,一个妻子会仅仅因为欠了医院几万元费用就狠心抛下住院的丈夫。在医院,记者除了目睹医院联系不上李在县的家属外,还获悉了另外一个更让人揪心的问题,这个问

题几乎关乎李在县的生死。

当时,李在县的右腿受伤非常严重,对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会诊后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对他紧急截肢。然而,截肢的建议遭到了家属的强烈反对。幸运的是,医生仍然将已经踏上死亡线的李在县救了回来。可是,大难不死的李在县并未脱离生命危险。由于李在县右腿组织坏死严重,随时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导致全身性的感染中毒,医院共四次向家属下达病危通知单,但是这些都没能让李家人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下“同意”两个字。

截肢,这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家属都绝对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但是人命关天,李家人真的是因为不想李在县成为残疾人而一味地、不辨事理地拒绝为他救命的手术吗?十天过去了,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天里,李在县的命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凄然离世弥留之际 亲人争赔偿

记者决定第二天根据李在县住院登记簿上的地址去找那个叫吴洁云的女人。然而,就在当天深夜,李在县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在这个紧要关头,医院无数次地拨打吴洁云之前留的那个固定电话,终于联系上了李在县的家属。

李在县的妻子、儿子和嫂子赶到了医院。他嫂子解释说,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外奔波找村里领导请求资助医药费,而吴洁云的手机三天前被偷了,所以医院联系不上他们。李在县只有一个哥哥,从他病危到吴

洁云赶到医院已经将近五个小时,这个当哥哥的始终没有出现在弟弟身边。要知道,生命垂危的李在县随时可能永远告别他的亲人们。

消失多日的吴洁云站在丈夫的病床前,看着人事不省的丈夫,这个女人颤抖着握住丈夫的手,眼泪长流。此情此景很难将吴洁云与那个狠心抛弃丈夫的女人联系起来。

将近四个小时的抢救,最后还是无效而终,李在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护士告诉记者,抢救李在县的过程中,他的哥哥和堂弟都赶来了。然而,在李在县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却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他的亲人全聚集在医院的走廊里,紧张地商量着什么。刚刚还泪眼婆娑的吴洁云,此刻一脸平静,认真地听着其他人说话。丈夫将死,在这个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残酷事实面前,吴洁云却有着让人诧异的平静。这些李在县至亲至爱的人,在他弥留之际又在商量什么呢?

原来,李在县是在十天前,帮一个叫李志伟的邻乡人拆房子的时候,从三楼摔下,随后又被水泥板砸到而受的伤。李家人认为,李志伟应该对李在县的死负全部责任。在李家人看来,之前李在县的医疗费一直没有完全到位,作为事故责任方的李志伟有逃避责任的嫌疑。他们希望李志伟能够过来将李在县的遗体运回去安葬。而这时,医生告诉记者,李家人在救治李在县这件事上没有过任何花费。

李在县的家在湘潭县郊一个叫梅花村的村子里,这里阡

陌纵横、土地肥沃,是一派乡村好景象,而李在县的家,这一栋破败的裸砖房在这片美好村景中却显得颇不协调。走进李在县的家,扑面而来的是一幅幅难以形容的残破景象。在这种残破后面记者感受到了一种让人窒息的贫穷。

李在县去世已经四个多小时,李志伟那一方没有任何表态态度的音信,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然而,此时李家却没有一个能主事的人去江家协商这件事。吴洁云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始终没有一个李家人走出来和她一起去江家。无奈之下,记者只得请了两位邻居带着去江家。

大约十五分钟车程后,记者来到了李志伟的家。但是,江家房子大门紧锁,没有一个人在。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作为房主的江家应该对李在县之前的受伤治疗负全部的责任,同时,还要向李家支付一笔死亡赔偿金。

最终,李志伟露面了。他表示,之所以回避是害怕李家人狮子大开口。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江家同意一次性赔偿10万元给李家。10万元,这是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数字。得到江家人的承诺后,吴洁云总算放下了心中大石。面对记者的提问,她第一次袒露心扉。

亲情沦丧生命渺如尘埃

吴洁云说,李在县入院之初,她并没有想到丈夫的伤势如此严重,直到得知丈夫需要截肢的消息。“我一个人,还有孩子,还有八十岁的老父亲,我一个人照顾,是无法生存的。”吴洁云的话很残酷也很现实。

吴洁云的家记者也看到了,标准的上有老下有小,以前吴洁云和李在县两个人还可以勉强支撑。现在,李在县出事了,这个家的半边天也在转瞬之间坍塌了。在吴洁云心里,截肢远比生命危险更让她恐惧。

起初,这只是吴洁云的一个念头。她也是害怕医生再跟她谈截肢的事情,这才逃回了家。没想到,当吴洁云把这个想法跟家里人提起时,得到的竟然是家里人的一致赞同。“缺了一条腿,就是个废人,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让他死。”说这话的叫李贵,是李在县的堂弟。李贵常年在外打工,在李家人里算是见多识广了。李贵的话虽然刺耳,但多少代表了李家人的思维。

什么都可以商量,唯独截肢万万不可以。一切商量妥当后,吴洁云背着李在县在一份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签字的时间大约在李在县死亡前五小时。吴洁云说,按照她最初的打算,放弃治疗之后,她想立刻把丈夫接回家,原因很简单,就想趁着李在县还有几口气的时候,能够在自己家里安安静静地离去。而且,按照当地农村的说法,年过四十的人死在外面很不吉利,对死者来世不好。从这点看来,吴洁云对丈夫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

然而,李在县兄弟的一番话却让吴洁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能让他死在医院里,才好去找对方要钱!”最后的一丝温暖,也没能抵挡住利益的驱使,冰冷的故事最后还是发生了。没有了最后的努力,也没有了残留的亲情,弥留之际的李在县

尽管还有自己的意识,但在亲人眼里,他已经和死人没有太大区别。当他的哥哥嫂子还有堂弟,已经商量着怎么跟江家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只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吴洁云,尽管她已经接受了丈夫即将离去的现实,她也试图让自己铁石心肠起来,但是当她的真的站在病床前,对着那熟悉又陌生的脸的时候,她内心那个最柔软的部分,还是被触动了。病床前的泪水,或许她留下的是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仅有的两个温暖的细节。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李在县的亲人们真的想过要挽救他的生命?为什么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肯拿出更多的钱来给他治病呢?对于这个疑问,李家人的答案之一是贫困。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李在县家里没钱,并不等于李家人没钱。

李在县家相邻的一栋楼房是他的哥哥家,其高大气派与旁边的旧砖房形成鲜明对比,看得出哥哥比弟弟经济情况要好得多。李家兄弟间有协议分开赡养父母,由哥哥负责的母亲多年前就已经过世,这些年一直是弟弟艰难赡养着老父亲。

李在县死了,记者劝说哥哥嫂子能把父亲接到他家去赡养,得到的回答却是百般推脱。

哥哥嫂子如此的态度,让身为局外人的记者都感到些许寒心。吴洁云却笑着说,她对这个答复早有心理准备。此时此刻,记者才深深体味到吴洁云在这样的亲情环境中为丈夫做生死抉择的时候,这个柔弱的女人曾经多么孤立无助。

据《楚天金报》